

724.13/14813

(香港) 原振侠

● 新传奇系列

怪雨

叁



原振侠作品集

广西民族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余情缕缕	433
第二十六章	天摇地动	442
第二十七章	无底深渊	461
第二十八章	真幻交错	486
第二十九章	神鹰死了	500
第三十章	为何高兴	514
第三十一章	必需过程	528
第三十二章	半人半鹰	542
第三十三章	改变之谜	556
第三十四章	上帝造人	570
第三十五章	宇宙动力	584
第三十六章	没有复活	598
第三十七章	窥视奥秘	612
第三十八章	危机四伏	625

第二十五章 余情缕缕

林里很暗，电筒发挥了作用，很快我就穿过树林，到了那座三层高的建筑物的大门前。

那座建筑物，外表异常残旧。我抬头一望，建筑物的窗门正掩映着烛光。

我踏上五级石阶，就看到了那个“地震研究所”的招牌，它正挂在砖墙上。

天知教授是地震研究所的所长，三年前，还是地震对策研究中心的主席，由于跟其他学者意见不合，一怒挂冠而去。

天知教授是世界的地球物理学权威，美国洛杉矶地震发生后，天知教授曾被五角大楼邀请到华盛顿提供防震和善后意见。

本来以天知教授那样的资历，正是日本最最需要的人材，他毅然离开地震对策研究中心，除了跟其他学者意见不合外，还牵连了派别斗争。

地震对策研究中心大部份的成员都是东京大学派系，出身庆应大学的天知，势孤力弱，处处受到排挤。

一直傲岸屹立的天知教授，那受得了这口鸟气，索性辞职不干。

我推开了那道柚木大门，走了进去，迎面走来一个穿着灰袍的中年男人。

我唤住了他：“我想拜候天知教授，请问应该怎样走才对？”

“阁下是——”

“原振侠！跟教授早约定了。”

“啊！原来是原医生，请跟我来！”男人似乎早已知道我会来，立刻走在我面前，引我向走廊走去。

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男人停了步，向我看了一眼，敲响了他面前的房间的木门。

“进来！”里面有人应了一声。男人随即推开大门。

“请进去。”男人让在一边，请我进房。

房间里，亮着不少蜡烛，掩映映，气氛凄迷。

房间很大，正中放了一组弧型沙发，十二三个穿着灰袍的男人，正围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喋喋不休地讨论着。

“教授！原医生来了！”那个男人朝着那白发老人朗声地说。所有男女的视线都投向我这边来。

那男人拍了几下下手：“讨论暂停，请各位离开。”

各人立即站了起来，向白发老人欠了欠身子，默默地离开房间。

那男人向我鞠了一下躬，关上门，退了出去。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跟那白发老人时，老人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直走到我面前。“天知凉之介！”他的脸上既没有一丝笑容，也没伸出手来跟我握手。

“原振侠！马场大臣想我所听教授有关这次地震的高见。”我冷然说。

“你对地震有认识吗？”

“一点点，不敢称专家。”

“对不起！马场大臣曾叮嘱我不要向你发问，呀！请坐！”他指了指那张弧型沙发。

我跟天知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天知教授怔怔地望着我：“许久没接过马场大臣的电话了，

他看来还很健康吧？”

“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还没跟马场善幸见过面：“教授跟马场大臣很相熟吗？”

“马场大臣是名门贵族，拥有不少地皮，他一向支持地方大学的发展，不瞒你说，我们盛冈大学常蒙他资助。”

“是吗？”

“这个地震研究所的大部份设备，都是马场大臣捐款，没有他，研究所怕早已办不下去了。”天知教授的脸上露出了黯然的神色，“唉！我也该写封信向他致候了。”

“——”我默默无语。

过了大约三秒钟，天知教授打破了沉默：“我们还是谈正经事吧？这次地震的震源，是在岩手县地底一百公里。”说完了这句话，天知教授站了起来，向角落的写字台走过去。

正当这时，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天知教授拿起电话，听了一会，陡地大声说：“我不想向传媒发表任何意见，也不接受任何访问，你们想知道这次地震的事，请向地震对策研究中心询问吧！”之后，他就重重地挂上了电话。

天知教授拉开抽屉，伸手一抓，然后向我走过来。他手上捏着一个厚厚的信封。

“那些记者真烦，要避开他们可真不容易！原医生！你们那里，可是这样？”天知教授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回以微笑：“教授，我们那里的记者，比这里还厉害呢！”我告诉他那位先生被记者死缠烂追的经过，吓得天知教授目瞪口呆。

“对了！刚才带你进来的那位男士，是我的助手浜田三郎，他对地震的认识，就远超那班东京大学教授！”天知教授的语调

虽然平静，却反映出人对地震对策研究中心那班学者的憎恨。

天知教授从信封里取出了同和张奶白色的纸，然后朝我面前的木几上一放。纸上记载着地震记录。他指住其中一张，示意我看。

纸上除了记录着振幅激荡的地震波，还显示了波与波之间的间隔和震波的种类。

“原医生！你虽然不是地震学专家，但只消看一看，也就会发现怪异的现象，”天知教授低声说：“那剧烈的震荡每隔五秒就会发生，而震度是八级。”

“对！记录很清楚。”我点点头。

“纸上用红行记录的P是直波，S是横波，GI和TI是表面波，横波跟表面的振幅十分惊人。”

“嗯。”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知道一个现象，就是巨震隔五秒就会发生，而震度八级。请你再看第二张。”天知教授指住左边的那张纸。

纸上记录着极轻微的震动——但教人吃惊的却是真真正正每隔五分钟，就产生了八级地震。

“这可是从第一张纪录纸上描绘下来的震波缩小图吗？”

“可以这样说！原医生！你的观察力真敏锐！”天知教授称赞说。在我还未说“不敢当”之前，他已接下去：“第一张跟第二张记录的地震波，虽是同一性质，却是独立的震波。”

“那是什么意思？”我不解地。

“这是八级地震发生前五分钟所产生的震波，阿尼地震仪探测到地下核爆！”

“什么！”我脸色一变。

天知教授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阿尼地震仪。

阿尼地震仪是英国核能委员会开发的探测核爆仪器，日本盛冈理科大学也装有一部大口径阿尼地震仪。

天知教授在四万平方公里的范围里，装置了二十五组地震仪，大约每隔零点七公里就放有十个地震仪，然后利用无线电将各组有关信息送来地震研究中心。

中心依仗超级电脑，即时可以计算核爆的规模。天知教授长长地吁了口气，然后有点紧张地说：“第二张纸所记录的地下核爆产生的震波，只消五分钟，就严重地影响了敝国，对日本的地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产生了巨震。”

“教授！你意思是有人故意进行了地下核爆？”我问。

“目前阶段，很难判断是故意抑或偶然，我能断言的只是刚才发生的八级地震，跟地下核爆大有关连。”

“阿尼地震仪所捕捉到的震波速度，可以计算出来吗？”我微笑地问。

天知教授点点头：“秒速约六公里，方向是西方偏北北。”

我默自了一阵：“五分钟到日本，那就是在西方偏北北一千八百公里那里？”

“对。”天知教授点了点头，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核爆点是俄罗斯。原医生？世界地图就在你后边！”

我站起来，走到挂在墙壁上的世界地图的面前。

天知教授顺手举起烛台，走到我身边。

我朝地图看了一眼，抬着右手食指，在俄罗斯的版图上慢慢推进，最后停在一处名为“史波波鲁尔”的地方。

天知教授把烛台凑近地图，皱着眉头，看了看：“对！是这里，不会错！”

我走回沙发，坐下。

天知教授把烛台放回上，也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问：“教授！你可接到雄物河和北上河河面扩阔的报告吗？”

“接到！起初我还半信半疑！”

“由于地震影响，河面一下子扩阔十至二十公尺的现象，过去可曾发生过？”

“河岸崩坏，河面扩阔的往例，屡见不鲜，但像这次河的形状不变，只有河面扩阔的例子，过去从没有过。”天知教授神情严肃地：“老实说，到目前，我仍然无法知道原因，我只知一件事，地壳产生了极大的异变。”

我摸出烟包，递向天知教授，他摆了摆手，我迳自取出一根，点了火。

“明天能不能安直升机去北上河和雄物河看看？”我问。

“如果你能借到直升机，我希望能一起去看看。”

“我想打个电话。”

“请便！”天知教授淡淡地说。

我掣了个电给马场善幸，向他汇报了跟天知教授见面的经过，并向他要直升机。

马场一口应承，又说：“好极了，原医生！为了方便你的调查工作，我会派一个助手帮你忙。”

我正想推拒，马场已挂了线。我快地回到天知教授的身边。

“教授！打扰了你这么久，我想告辞了。”

“请你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事想跟你说，那是比较专门一点的。”天知教授说。

“教授！不瞒你说，太专门的地震知识，你说给我听，我也不一定明白，”我苦笑一下：“但我知道这次地震有两个要点，那就是俄罗斯进行了地下核爆和北上、雄物两河大分裂。教授！有

什么关于这两点的新发现，请你立即打电话给我，我就住在盛冈酒店。”

“好！”天知教授站了起来，伸出右手。

就在我跟天知教授握手之际，房间陡地亮了起来。停电已成过去。

受不住突如其来的光线，天知教授眯着眼睛，吹熄了几上的蜡烛。

这时我才看清楚房间内的布置，除了墙上的那幅地图，一组弧形沙发和角落的一张大的木写字台外，就再无一物。

如斯简陋的布置，那像是世界权威地球物理学专家的办公室。

天知教授大概也发现了我脸上的惊讶，立刻说：“地主浅陋，教你见笑。在日本，科学家不是人人受重视的。”天知教授带笑自嘲说。

我耸了耸肩，本想说“我们那里也差不多”，却又不想在日本人面前“长他人志气”，就把话吞了回去。

我朝房门走去。

“我送你出去吧，明天如果能坐上直升机，可能会有所发现。”天知教授喃喃道。

“好极了，教授！”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带浜田教授一起去，人多好办事。”

“好！浜田也许会有别的意见。”天知教授欣然同意。

我们离开了房间朝大门走去。

正当我们走出大门，背后传来急速的脚步声，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研究员追了上来。

“教授！”他叫了一声，就停了脚步。

天知教授向我欠了欠身子，走向好研究员。

那个年轻研究员不住地向天知教授鞠躬，看样子，是在道歉。接住，他的嘴巴翕张，低声地说了几句话。

由于灯光太暗，我看不清他嘴唇翕张的速度，因此无法施展读唇术。

但最后一句，由于声音较响，加上四周静寂，还是清汪晰晰地传入了我耳朵——

“那是人为错误。”

天知教授板着脸，申斥了那年轻研究员数句。年轻研究员慌忙地欠了欠身子，然后，急急地背过身，朝长廊走去。

天知教授回到我身边。

“对不起！刚才跟你说的，有一部份要修正。”天知教授腴腆地。

“哪一部份？”

“研究员错入了资料，”天知教授低语道：“震源并非来自西冯偏北北，而是东北。原医生！真对不起！真是太对不起了！”天知教授嘴里道歉还不止，他忽地立正身子，向我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

我连忙还礼，道：“别这样！错误有时是免不了的！”

天知教授摇摇头：“在地震研究上，可不能有半丝差错，那太危险了。”

“东北一千八百公里，岂不是大海吗？”

天知教授点点头：“对，是海！那是说核爆是在海底进行的。”

我重复着：“不是在海底，而是在深海的地底里。”

“对！是地下核爆，绝对没错。”

“教授！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弄错了方向，得出来的结果，全然是两回事呀！”我感喟说：“有什么发现，请立即通知我。”

“那一定，放心！”天知教授握住了我的手。

我朝天知教授欠了一下身子，朝树林里走去。

远处又传来了救护车的铃声，看来，拯救工作，还没结束。

第二十六章 天摇地动

第二天，早上七时，我醒了过来，跳下床，拿起酒店送过来的英文报纸。

头牌标题是——“八级地震袭岩手、秋田两县”。看内容，才知道一共死了三十六人，受伤人数则有八千五百名。

大多数的死伤者，都是被广告牌或楼房塌落的砖头压伤和压死，也有不少人惨遭活埋。

有三十幢房子给完全破坏，这数字远比预期的少至于半毁的，则有三千多户。

天桥、马路、机场都陷入了瘫痪状态，日本自卫队的直升机已加入了拯救工作。

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图片，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人间地狱图。

我把第一版看了，再转去看第二三四版。

日本的传媒虽发达，但彩色照片不多。这方面大大不如我住的那个地方，差不多所有报纸，都已进入了彩色世界。

四版有关地震的报道，我一字不漏地看过，没有一段报道触及“地下核爆”。

有关北上河和雄物河河面扩阔，报道把原因归咎于“地壳异变”。

几乎所有报导的重点，都放在财物损失和死亡方面。我把报纸一摔，走进浴室，洗了个热水澡。

披上简单的便装，我坐电梯到了四楼的餐厅。

这里的早餐采用自助式，分和式和洋式两种。

餐厅里面的人客很多，幸好窗旁还有一张空桌子，我连忙走了过去。

刚坐下，就嗅到了一阵香气。

那是一种白玉兰花的香气，我向前一望——

一个穿着紫色套裙，鼻梁上架着白框太阳眼镜的女人，正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

我一怔，用英语问道：“我是坐了你的座位吗？”

女人轻轻地说：“不！那原来就是我们的桌子。”她将我们两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我们？”我有点狐疑，虽然我绝不介意有一位绝色美人跟我同进早餐，但多年的冒险经验，令我对任何陌生女人，都有一层戒心。

女人坐了下来：“我叫美奈，马场大臣派我来的，这是他的介绍信。”女人打开挂在肩膀上的紫色皮包，拿出了一封信封。

信封上写着“原振侠医生启”。

我接过拆开看，只有寥寥几行字——“原医生：兹将委派美奈小姐前来协助，望合作愉快。马场善幸”待我看完了那封信，美奈望着我，笑了一下：“想不到是一个女人吧！”

我点点头。

“别看不起女人！女人不一定是弱者。”美奈的语调颇发强硬。

“我从不看轻女人。”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黄绢，天下有了黄绢这样的女人，你还能说女人是弱者吗？

“我相信你！原医生！”美奈的语调忽然间柔和了起来：“你是一个对女人很温柔体贴的人。”这句话是用普通话说出来的，字正腔圆，简直比我住的城市里的女人们好。

我乍吃一惊：“你的普通话怎么讲得这么好？”

“大学时，我选修了普通话，怎么样？还行吗？”

“简直比我好。”我由衷说：“不过，可能的话，我们还是用英语。”

“为什么？”这回轮到美奈吃惊了。

“我平日不太讲普通话。”我不好意思地说。

美奈噗哧地笑了起来：“我知道，你们住的城市，是用一种南蛮语言的，对吗？”

嘿！她居然把我住的城市说成南蛮，我不禁有点动气，但一接触到她那柔如天鹅绒的笑容，怒气却立即化为乌有，不知怎的，我居然点了点头，说：“对！”

美奈把紫色皮包挂在椅角，摘下了太阳眼镜。

当我接触到美奈的眼神，我整个人都呆住了。我从来不曾遇到过那样的眼神，有如一泓湖水，平静中又带点儿神秘。

“原医生！你在想什么？”美奈问。

“没什么！我……我忘了说早安。”我顺口说。

美奈噗哧地笑了起来：“早安！”这句话她是用日语说的。日语比任何话都要长，女人说来尤其好听，从美奈嘴里说出来，那就更加美了。

“我是凌晨两点钟到这里的，直升机停在自卫队基地。”美奈掠了掠及肩的秀发。

“自卫队基地在什么地方？”

“就在岩手县泷泽村，编号第九特种联队。”

“你要吃什么，我替你去拿。”我正想站起来，美奈递手止住了我。

“我替你去拿！”

“这——”我呆了呆。

“别忘记，我是你的助手呀！替你工作，是我的责任。”美奈站了起来，朝不远处圆型的大桌子走去。

美奈的身材，简直比美任何一个荷里活明星，她的双峰，异常丰满，几乎就要从低胸的套裙那里跃跳出来。

由于太丰满，走起路来，就出现了跳荡的现象。不止我看着，其他客人的视线，都不约而同投射在她身上。

我抽了根烟。烟雾慢慢地散了开去，美奈已回到了我面前。她手上捧着两个碟子，碟子上盛满食物。她把其中一碟放在我面前。

“啊！你真快！”我赞叹地。

“谢谢！”美奈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然后瞪着她那两只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

这时，我才发现她的眼神里，还带有一股妖气。

“美奈！你真美！”我情不自禁地说。

美奈并没有惊奇的表示，淡淡地说：“能得到原医生的赞美，真是我毕生的荣幸。”

我笑了一下，趁住吃东西时，把天知教授的见解，向美奈说了一遍。

当她听到这次的地震可能跟地下核爆有关，不禁大大地吃了一惊。

“美奈！你这次的任务很不简单呢！”我轻轻地说。

“我知道，看来，我们得要调查地下核爆的真相呢！”美奈感兴趣地说。

“那当然。”我同意说：“我跟天知教授几乎已肯定震源是来自地下核爆，问题是核爆引起的地震是意外，还是蓄意。”

“你意思是？”

“我是说是不是有人或某个国家，为了要制造地震，这才进

行地下核爆。”

美奈低着头想了想：“东北一千八百公里的海底，从位置上看来，不出美国和俄罗斯。”

“我同意，不过真相未查明这前，不可妄下断语。”我吃了一口薄牛扒：“也有可能是美俄以外的国家。”

“有道理。”美奈喝了口水。

“美奈！我想你十点左右开我的吉普车去盛冈理科大学接天知教授，我自己坐的士先赶去第九特种联队基地。”

我顺手把车匙递给美奈。

“好吧！我去接天知教授，不过公路坏了，你要抄小路去。”美奈提点我。

“的士司机那会不知道，放心。”我报以微笑，答谢她的好意：“想不到这趟地震背后隐藏着核爆呢！”

“希望不会引起可怕事件就好了！”美奈有点担忧地，跟住伸了一下舌头，那神情活像一个怕事的小孩子。

我笑了一下“天知教授也是这样说。”

“昨天晚上，马场大臣也有相同的看法。”

“早餐冷了，不要多说。”我微笑地。

美奈定定地打量着我。

我不理她，大口大口地吃东西。

很快，我吃完了早餐。

“要不要再来一份？”美奈问。

我摇摇头：“够了！”

美奈招手把侍者叫来，要了一杯咖啡，之后，她开始动起刀叉来。

她吃东西的姿态美极了，先是用刀把薄火腿切开，用叉子轻轻一戳，然后放进嘴里。

啃动食物的嘴巴，紧闭着，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相信她——
琿受过严格的礼仪训练，不然绝对不会有那样优美的仪态。咖
啡端来，美奈将咖啡朝我面前一推：“喝吧！原医生，提提神！”

我一口呷尽，站了起来：“你慢慢吃，我先去基地。”

“好！”美奈点了点头。

“还有，请把酒店的房间留着。”

“留到什么时候？”

“暂时一天吧！如果一切顺利，我明天跟你一起回东京找马
场大臣！”

美奈看来是饿透了，嘴巴运动着，只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我耸耸肩，离开了餐厅。

不到五分钟，我来到了酒店前的的士站。

早上的街道，似乎又恢复了生气，微风吹来，让我感到了
生命的存在。

昨天因地震而倒下来的灯柱，如今在工人们彻夜不眠的抢
修底下，已给扶回原来位置。

铺在地上的广告牌和沙石，如今已被清理一空。

我不禁深深佩服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在我住的那个都市，如
果遇到类似情况，起码要花两个工作天。

龟裂的马路上，停泊着数十台工程车，正在修理地下管道。

我走到士站前，抬头望向其中一幢七层高大厦的天台，那
里正有不少穿着灰色制服的男人们在蠕动着。

他们正在胼手胝足地把那个巨型的电机广告，扶向原来的
位置。

那巨大的电机广告，看来很重，因此，穷尽了十来个大汉
之力仍然无法如愿。